

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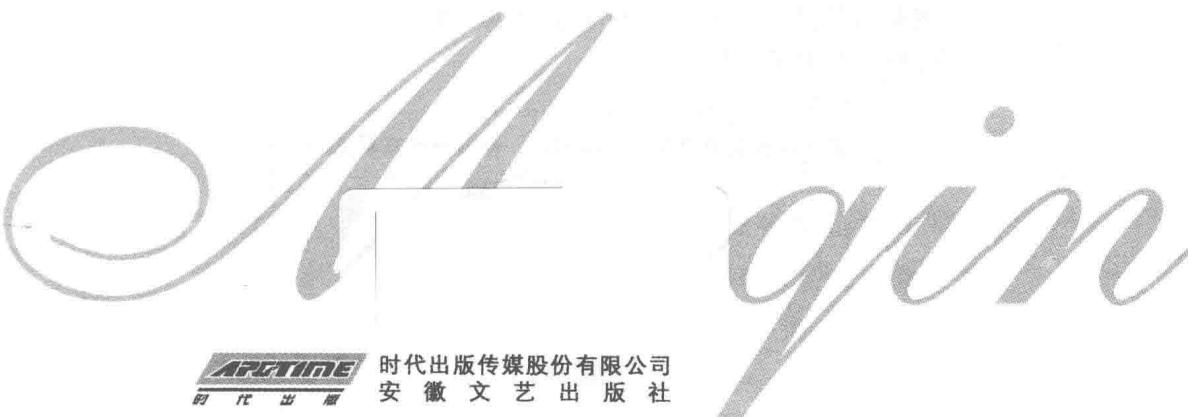
徐 锋◎著





母亲

徐 铎◎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母亲/徐铎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396-5725-7

I. ①母…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9371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特邀编辑: 温 澄

责任编辑: 张妍妍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5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 第一章	
007 / 第二章	
013 / 第三章	
021 / 第四章	
029 / 第五章	
037 / 第六章	112 / 第十六章
042 / 第七章	120 / 第十七章
050 / 第八章	126 / 第十八章
059 / 第九章	134 / 第十九章
067 / 第十章	141 / 第二十章
074 / 第十一章	150 / 第二十一章
082 / 第十二章	161 / 第二十二章
090 / 第十三章	168 / 第二十三章
098 / 第十四章	176 / 第二十四章
105 / 第十五章	182 / 第二十五章
	189 / 第二十六章
	199 / 第二十七章
	211 / 第二十八章
	222 / 第二十九章
	231 / 第三十章

240 / 第三十一章	
249 / 第三十二章	
261 / 第三十三章	
271 / 第三十四章	
281 / 第三十五章	
289 / 第三十六章	346 / 第四十二章
298 / 第三十七章	354 / 第四十三章
309 / 第三十八章	366 / 第四十四章
319 / 第三十九章	377 / 第四十五章
330 / 第四十章	387 / 第四十六章
339 / 第四十—章	397 / 第四十七章
	404 / 第四十八章
	414 / 第四十九章
	422 / 第五十章
	432 / 第五十一章
	441 / 第五十二章
	449 / 第五十三章

第一章

1933年，许英莲出生在山东莱州一个名叫东周亭的小村子。他们家有六亩薄地，一头毛驴，几代人都是守本分的种地农民。许英莲的爷爷是个乡村厨师，大锅饭做得好，逢上村里人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去掌勺上灶给人家做席。父亲许顺来十六岁就闯关东来到了金河县城，站柜台学生意当学徒。母亲王月娥贤惠能干，她生下了许英莲和弟弟许文书，就再也没有生养。许顺来相貌堂堂，王月娥贤惠聪明，女儿许英莲也是天资聪慧，天生丽质，鹅蛋脸形，眉清目秀，上翘的鼻子，小巧的嘴巴，长得没有丁点缺陷，村里人都管她叫小俊闺女。

20世纪30年代，虽然清王朝早就倒台了，可在山东莱州乡下，女人包小脚的习俗依然盛行。许英莲小时候也包过脚，只是包上以后，走起路来别扭而疼痛，背过家里人的眼睛，她便把缠在脚上的包脚布偷偷地解开了。后来，王月娥发现，闺女的脚并没有小，反而越包越大，她也急了，闺女长成了大脚，以后怎么出门子嫁人哪？于是，不管闺女愿意不愿意，她都逼着许英莲缠脚。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入侵山东，日本鬼子天天到村子里来烧杀抢掠。老百姓成了惊弓之鸟，锣声一响，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往村外的山沟里跑。三寸金莲的女人哪里跑得动？遭殃的都是小脚女人，不是被奸就是被杀。从那以后，东周亭的人再也不强迫自己家的姑娘包小脚了。因为战争，许英莲再也没有缠过包脚布。

1941年，是日本鬼子对所有的抗日根据地扫荡最为疯狂的一年。这一

年,山东也遭了灾。六亩薄地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很是艰难。许顺来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着老婆孩子离开老家闯关东。

许英莲却不想离开老家,不仅仅是因为她舍不得老家的山林河套、老家的亲人、村子里的小伙伴,更是在她的心里,已经装进了一件挺神圣而又神秘的事情……

不久前,村长来到许英莲家,通知他们家必须要把狗给打死。许英莲家养了一只老黑狗,家里人吃不饱肚子,也没舍得丢弃它,老黑狗已经成了家中的一员,成了许英莲的伙伴儿。上山拾草,下田耕地,老黑狗都能给她壮胆。去年,王月娥的后脊梁上生了一个瘤,许英莲天天晚上要给娘熬药。因为药味很是浓重,只能到后院子里去熬药。没有人陪着许英莲,只有老黑狗天天晚上不离左右地陪伴着她。许英莲对老黑狗的感情不仅仅是这些,反正她不能让别人伤害他们家的老黑狗。

村长的态度却很坚决,不管是谁家的狗,必须打死。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咱们的抗日武装工作队只能在晚上活动,只要武工队一活动,狗就会叫起来,狗一叫,汉奸狗腿子就会向日本人通风报信,对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十分不利。所以,武工队做出了一个决定,必须把村里的狗全部打死。

村长和武工队员们来到许英莲家牵狗的时候,许英莲死死地拉着牵狗的绳子,就是不肯松开手。还是家里的老爷爷出面跟孙女说:“留下老黑狗,就是帮日本鬼子的忙。八路军武工队是咱们自己人,你能看着咱们八路军吃亏吗?”

许英莲大哭起来,抹着眼泪松开了手。这事,给武工队长杨清风留下挺深的印象,一个小姑娘,不仅重感情,而且有胆量,她敢与村长对抗,敢不让别人伤害自家的狗。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武工队决定端掉日本人在镇上的据点。要打一个有把握之战,武工队决定事先对据点做一个侦察。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杨队长和侦察员想再带一个小孩子做掩护。杨队长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不让他们打狗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有胆量,遇到事情不会发慌。

村长找到了许英莲,把事情一说,她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侦察员把手枪藏在大白菜的心里,然后把许英莲抱到了驴背上,借着赶集,很容易就进到敌人的据点内。完成了侦察任务,走出据点时,却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这俩人带着

孩子是来卖菜的，可他们的筐里为什么还装着白菜往回走？于是，敌人从据点里追赶出来。侦察员一看不好，立刻从白菜心里抽出了手枪，将驴背上的筐子扔掉，然后将许英莲抱到了驴背上，一个掩护，一个带着孩子撤退。事前他们就有安排，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宁肯自己牺牲，也不能伤着孩子。侦察员让许英莲紧紧地趴在驴背上，不要往回看，让毛驴撒开蹄子跑。枪子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杨清风和侦察员，还有小村姑许英莲完好无损地完成任务回来了。

这次侦察，虽然许英莲没有做什么，但给杨队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事后，他问许英莲：“你害怕不害怕？”许英莲说：“身边有八路军，我不害怕。”杨队长问：“下次还让你去做掩护，你还敢不敢去？”许英莲说：“打小日本，这有什么不敢的？”

许英莲要跟着家里人闯关东去了，连杨队长也有点舍不得她走。

爹妈打点好了行装，带着许英莲和许文书，到龙口坐船，一夜间就从山东来到了关东。在船上，为了防备晕船，王月娥还买了几个莱阳梨。因为船大，没有风浪，没有人晕船。可在船上，王月娥拿出梨来，只给儿子许文书吃，没有让许英莲吃。山东老家的传统，那就是重男轻女。吃不到梨子的许英莲装出晕船的样子，紧紧地皱着眉头，想骗得娘的一点同情心，想讨口梨吃。可是，娘却看透了她的那点小聪明，根本不理睬她。

关东已经被日本人侵占，过关卡的时候，许顺来让日本人给扣住了。一个理由，手上没有老茧，不是种地的庄稼人。不是老实木分的庄稼人，关东也不收留。没有办法，许顺来只能在码头上帮着把头白出力干活，尽量让手掌上磨出老茧来，以便能够通关。

一家人来到关东，许顺来不想在大连市内安家落户，要安家也要到金河县去。金河县有山东老乡，金河县城也祥和，民风古朴，从古到今，无大灾大难。一家人来到了金河县，租房子住下。折腾了这几天，从老家带来的吃的已经消耗殆尽，王月娥求遍了九家山东老乡，才借到了一瓢苞米面，给全家人做了一顿饭吃。

许顺来从前在山东做的也是小买卖，走乡串屯卖布。他还要重操旧业，到乡下去卖布。儿子到了读书的年龄，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进学堂读书。闺女呢，只能委屈她了。虽说金州也有女子学校，可刚刚从山东来，一贫如洗，不可能供两个孩子读书。只能让闺女干活挣钱，帮着养家糊口。不到十岁的孩子

能干什么？工厂招工，童工年龄也要十三岁以上，她还是个小姑娘，人家不要。

开馒头铺的赵经刚托人情，给许英莲找了一户雇用使唤丫头的人家。这户人家的主人叫王华生，是大名鼎鼎的刑事巡捕。为了能在大连地区强化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日本人建立了一整套军、警、宪机构，即军队、警察、宪兵系统。一个刑事巡捕，他的手下有跑包的，有跑腿的，还有拿片子的。拿片子的拿的还不是王华生本人的名片，他拿的是王华生手下狗腿子的名片，到处招摇撞骗。反正一个巡捕，要有上百人在他身前身后转，为他服务，充当汉奸狗腿子的角色。

王华生也是山东人，赵经刚把许英莲带进他的家门，他见是一个十岁的黄毛丫头，有点不愿意，这么小的孩子，她能干什么呀？

赵经刚说，老话说得好，鼻涕鬼儿出好汉，黄毛丫头做好饭。

许英莲害怕人家不要她，她说：“大叔，我什么都能干，还会做饭，收下我试试，如果我干得不好，你再把我赶出门去也不迟。”

王华生的老母亲却一眼看中了许英莲。“这孩子，俊俏伶俐也懂事，我喜欢上她了，留下她吧。”老太太发话了，“这孩子不用能干活，咱们家里也用不着下地种庄稼，也用不着挑水打担，哪里来的重活？让这闺女侍候我就行啦。”

老太太一句话，许英莲就留在了王华生家了。王华生虽然是个巡捕，但是他不张扬。他们家住在一座小院落里，日子过得也不铺张。穿的是布衣，也不是绫罗绸缎。吃的也是五谷杂粮，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天天吃细粮。王华生是个孝子。他不让许英莲干别的，只要侍候好了老太太，她也就完成了分内的事情。老太太不是苛刻之人，她喜欢许英莲是发自肺腑的。没事时，她就端量许英莲，瞅啊瞅的，瞅了半天，她就会说：“你这闺女，赶明儿准是个美人儿。可惜呀，你是生了小姐的身子，却摊上了一个丫鬟的命。”

老太太喜欢许英莲，吃饭时，老太太没有牙，嚼不动馒头皮，就把馒头皮给揭下来，让许英莲吃。吃大米饭的时候，老太太把糊锅巴也给许英莲吃。老太太还说了：“赶明儿，你出落成了美人儿，那身价可就不一样了。记住了，女人要改变自己的命，就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嫁给当官当将的爷们。怎么说呢？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好相貌？可有几个女人生得了好相貌？自古以来，生了好相貌的女人也未必有好命。你说你要生在一个富贵人家，你能到我家里来当丫头吗？”

让老太太说得，许英莲也偷偷地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她没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好看。她经常能听到人们念叨的一句话，闺女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一个女人，长到了十八岁就要嫁人，成家过日子。什么是过日子？就是生孩子，就是穿衣吃饭。家里有公婆的，还要伺候公婆。平时没事时，老太太就跟许英莲唠唠家常。老太太叮嘱许英莲，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你无法选择，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也要看你的命。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只要嫁了一个好男人，就会幸福一辈子。嫁错了男人，要倒霉一辈子。

许英莲在王华生家干满了一个月，王华生给了她两块小银洋。小银洋是日本人的钱，比中国的袁大头值钱，一块大洋只能兑换七成的小银洋，一块小银洋能买到一袋子四十斤重的“宝船牌”洋面。没想到，老太太又偷偷地塞给了许英莲一块小银洋，老太太叮嘱她：“把钱塞进袜子腰里，世面不平安，别让人家给抢了去。赶紧回家吧，给你爹妈送钱去。”

许英莲拿着钱回到家里，王月娥买了二斤核桃酥，让许英莲给赵经刚送去。“这事，亏了你四大爷，要不是他的人情面子，你怎么能到这么好的人家当丫头？”

在许英莲的记忆当中，从小到大，她就没有穿过袜子。自从进了王家，自从当了老太太的丫头，她头一回脚上穿了袜子。虽然不是新袜子，是人家穿过的，可总算穿了袜子。老太太喜欢听戏，经常给她讲一些戏里的故事。什么《杨八姐游春》《鞭打芦花袄》《马前泼水》《穆桂英挂帅》，老太太看过的戏也真多。虽然许英莲没有上学校读书，但是，从王家老太太那儿，她也受到了不少的熏陶。

金河县城是个出汉奸的地方，不少门庭显赫的大户人家都与日本当局有些关系。许英莲家住在阎家弄，阎大臣的宅院就在这条街上。阎大臣是伪满洲国司法大臣，据说金河县城里一半的房产属阎姓所有。所以金河县城一直流传着“阎半城，曹半坡，划拉划拉不如老夏家一半多”的说法。

金河城里很少有人见过阎大臣。许英莲来到金河的第二年，阎大臣的母亲去世了，阎大臣是个孝子，不仅要回家奔丧，而且出殡的时候要为母亲扛灵幡。很多人都想目睹阎大臣的尊容。等到出殡那天，许英莲也挤在人群当中，等着看一眼阎大臣长得什么样子。有钱有势的人家出殡时，为了烘托气氛，会朝地上撒一些铜钱，让大人孩子去哄抢。而阎大臣，朝地上扔的是雪白的小馒

头。许英莲还拾起了一个雪白的小馒头，带回了家里。许英莲亲眼看见了阎大臣，只见他方头大脸，一脸的威严，微微地低着头，稳重如山，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

许英莲问旁边的叔叔大爷：“都说阎大臣是个孝子，他娘死了，他为什么不哭啊？”

叔叔大爷们告诉她：“昨天回家奔丧的阎大臣，在他亲娘的灵前哭得死去活来。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要保持着他的尊严。”

阎大臣的名字叫阎传绒，祖上随努尔哈赤起兵，直到他祖父那代，才官至兵部侍郎。凭借家族的势力，他才有机会出国留洋。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如今，他是伪满洲国的重臣，他的娘死了，轰动了整个金河县城。来到金河城让许英莲也开了眼界，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朝地上撒小馒头，平时，老百姓苞米面都吃不饱，哪里能吃上这样雪白的小馒头？

许顺来一家在金河县城安下了家，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应该归功于他的女儿许英莲，她为家里挣来了第一笔钱，他们不仅能安身立命了，儿子也能上学读书了。听女儿说起王华生家的老太太，王月娥跟许顺来商量，咱们也要感老太太的人情。王月娥在老家跟着公爹学过厨艺，也做得一手好饭菜。她亲手给王家老太太包了三鲜饺子，五花肉、鲜虾仁，还有头刀韭菜，煮熟了饺子，让许英莲趁热带给老太太尝尝。

老太太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夸奖：“你娘做得一手好活儿，你看她包的饺子褶上，连道手指纹也没留下，好手艺呀。”

许英莲说：“我妈做饭的手艺，是跟我爷爷学的。”

老太太说：“怪不得你这么能干，你们家穷，可是家风好。咱们山东人，一辈传一辈，就是这样过下来的。好闺女，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孙女，该多好啊！”老太太希望许英莲能喊她一声奶奶，可小姑娘却没叫，只是笑了一笑，但她心里把老太太当奶奶看待。

第二章

许英莲永远也不会想到,三年过后,在金河县,她能遇到杨队长。

许顺来不认得杨队长,王月娥却认得杨队长。在金河县城,她看见这个专门跟日本人斗的武工队长,王月娥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她说:“杨队长,你怎么来了?”

杨队长笑了:“你们能来,难道我就不能来吗?”

王月娥问:“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杨队长说:“金河县城就这么大,山东人这么多,而且又都是胶东的,我打听一个人打听不到,打听两个人打听不到,等到打听到第三个人的时候,就打听到了你们家。”

王月娥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小鼻子可是杀共产党武工队员的。”

杨队长说:“小鼻子快要完蛋了,要不了多久,这关东就归咱们共产党了。我来金河,就是打前站的,为了我们接管金河县做好准备。”

杨队长来到金河的第二年即是1945年,美国舰队已经封锁了大连到日本的海上航线,天天都有B29重型轰炸机在天上轰炸日本船只,包括陆地上日本人的军事设施。

杨队长这天来许顺来家,想要见一见许英莲。许顺来到王华生家里,把闺女叫回了家。见到许英莲,杨队长真的不敢认了,这就是从前乡村的那个黄毛丫头吗?许英莲却认得杨队长,她真的没有想到会再见到杨队长,她高兴地叫了一声:“杨队长……”

杨队长说：“你可不要在外人面前叫我杨队长，我现在的身份跟你爹一样，是个货郎。”

日本人垮台之前，山东根据地已经向东北地区派出了不少的军队和干部，他们已经乘船北上，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做准备。杨队长也肩负着进军东北的使命，他这次来找许英莲，就是想了解一下汉奸王华生的动向。

许英莲说，王华生在外面办完了差事，回到家里，在他娘的跟前，他就是一个孝子。天天晚上，临睡觉前，他都要先到娘的屋子里去看一看，伸手摸一摸娘的褥子下面的炕热不热，直到他娘睡着了，他才回到自己的屋里睡觉。

杨队长告诉许英莲，苏联红军已经与日本的关东军在东北开战了，战争打响以后，不少的汉奸纷纷寻找后路。在伪满洲国当财政大臣的金河人韩云阶不久前从长春回到了金河老家，躲在家里装病，不久便向外界宣称他病死了，全家人披麻戴孝给他出殡安葬，什么办得都如同真事一样。金河人也以为这位大臣病死了，可谁也没有想到，韩云阶本人却化装后，偷偷地逃到了日本，又从日本乘船，径直逃往了美国。这些汉奸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里通外国，出卖中国人的利益，小小的日本也不可能侵略大中华。在日本人倒台的前夜，不仅要控制大汉奸，也不能放过像王华生这样的小汉奸。

许英莲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因为王家待她不薄，每每到了月底，就会一分不少地把工钱给她。而且那个老太太，待她像待亲生孙女一样。在王家已经有几年了，说没有感情，那真的不现实。来到王家当用人，她也就想好了，一定要忠实行于主人，不能干对不起主人的事情。

杨队长似乎看出了许英莲的心事，他说：“你只要及时地把王华生的动向告诉我，你也就完成了任务。记住了，随时跟我联系。”

那时候，王华生还真没想到外逃，因为国民党也派接收大员来到了东北，准备接管大连。国民党建立了县党部，王华生摇身一变，从日本巡捕，又成了国民党党员，而且一下子就是个正团级。

日本人投降后，共产党一下子就控制了金河城，杨队长也公开了身份，杨清风担任东北坊的坊长。没有外逃的王华生也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王家人一夜之间不知道去了哪里。许英莲有点舍不得王家老太太，她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时隔不久，传出消息，王华生要被处决了。

刑场就设在西海头，不少从前曾经替日本人卖命，做过坏事的汉奸走狗都要被枪毙。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到来了，七七事变，八一五光复，中国人总算自己当家做主了。

枪毙王华生他们那天，一大早，衙门里就传出了一阵又一阵低沉的法号声。法号声告诉金州人，今天，要有人犯的死期到了。人们纷纷拥到了东街和西街上，等着那些被押解出来的死刑犯。许英莲也挤在人群当中，她想看一看王华生，还有那些死到临头的汉奸。

时辰一到，衙门的大门打开了，十来个身上穿着红土布囚服的犯人给押了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就是王华生。他的表情挺平静的，不像其他犯人，吓得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自己走不了路，而是由行刑的人拖着行走。路过一家店铺时，掌柜的大声吆喝着：“喝口酒再上路吧。”

这是沿街店铺的规矩，人要上路了，不管他生前做过什么坏事恶事，都要给他一口酒喝，给他一口肉吃。王华生喝了酒，旁边一家肉铺让他吃一口猪头肉：“吃吧，到了阴曹地府，别当饿死鬼。”

王华生的眼睛一直在人群当中寻找着什么，他一路走，一路看着。来到了西海头刑场，他终于看到了想看到的那个人——他的亲娘……王华生大声喊着：“娘啊……儿不孝，儿不能给你养老送终了……娘啊，儿子不孝……”

老太太不顾一切地扑上前来，她想跟儿子再说几句话。可是，刑警拦住了老太太。老太太已经不顾死活了，她也想好了，儿子死了，她也要跟自己的儿子死在一起。

一列犯人跪下了，一阵枪声响过，王华生也倒在了血泊之中。验尸官补过枪后，众人都凑到跟前看热闹，老太太扑到了跟前，她抱着儿子的尸体，无法忍受巨大的悲痛，也气绝身亡了。许英莲也很伤感，王华生罪有应得，她有点舍不得老太太。回到家里，许英莲心里仍然很难过，她跟爹说：“我们要不要去给王家母子收尸？”

王月娥说：“这世道，哪有人敢去给他收尸？弄不好，别人会以为咱们跟他是一伙的。”

许顺来也跟闺女想到了一块儿，他也琢磨着给王华生收尸的事。王华生是个巡捕，他是做了不少的坏事，但对他们老许家，他还是有恩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收留了许英莲在他们家当丫头，更是因为他对整个许家做过一件有恩

的事情……

前年，许顺来的一个本家兄弟来到金河城，跟许顺来借钱。这人名叫许顺才，是许顺来的一个堂兄。因为他不务正业，天天喝酒赌钱，许顺来就没有理睬他，没有借钱给他。结果，他没有想到，自己引祸上身，许顺才走进了宪兵团告密，说许顺来私通八路，在金河城秘密为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筹集钱款购买药品，通过水路运到山东。

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私通八路，许顺来当天就给抓进了宪兵团。日本宪兵，可是天皇的亲兵，见官大一级。只要抓进了宪兵团，案子可就大了。没有办法，王月娥母女想到了去找赵经刚，赵经刚想到了王华生。王华生也多少了解许顺来这个人的情况，一个老实木分的山东人，他不可能给八路军筹集军火药品。真的是给他扣上了这个罪名，那他必死无疑。王华生觉得确实有小人陷害许顺来，他也看在许顺来的闺女给自己的老娘当丫头的面子上。于是，他亲自作保，把许顺来从大牢里保了出来。如果不是王华生保他，许顺来真的会让本家堂兄弟陷害致死。凭着这一条，也应该去给他收尸。

许顺来打好了主意，他约上了几个老乡，想趁着风高月黑，去把王华生母子掩埋了。等到他们带着镐头和铁锹到了刑场，尸体已经不见了。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血腥气味，会不会是狼把尸体拖到野地里吃了？十多具尸体，狼一下子也吃不完。肯定有人在他们到来之前把尸体拉走了：“咱们回去吧，别让孤魂野鬼的魂儿扑到咱们身上。有这份心，已经可以了。想想白天那场面，一颗枪子就要了一个大活人的命，真的太可怕了。这也是王华生罪有应得，自古以来，挎刀背枪的到头来都不会有好下场。”

许英莲心里放不下的，还是王家老太太，她舍不下这份情意。

许顺来说：“这事过去了，往后也不要再提了。从前是中国人日子不好过，如今是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他们要回国了，家里的东西都贱卖了。苏联的骚扰子天天闯进日本人的家里，不是抢东西就是奸淫人家的女人，也没有人管。”

王月娥说：“我刚才说了，这就是报应。在山东老家，只要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闯进村子的鬼子兵见东西就抢，见了男人就杀头，见了女人就强奸。临走的时候，放一把火，烧了你的房子。他们要多坏，就有多坏。轮到他们遭报应了，活该倒霉。”

金河城里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反革命给枪毙了之后，城里治安秩序好了很多。共产党控制了局面。杨清风这天又来到了许英莲的家。

杨清风说：“要在山东老家，英莲应该到妇救会工作了。如今，不给人家当丫头了，你有没有想过，应该干点什么？”

许英莲一下子想到了念书，她向杨清风说了自己的心愿。

杨清风说：“咱们共产党从来都提倡男女平等，你要在山东老家，早就进识字班了。你现在进学堂念书，恐怕年龄大了。咱们坊上办了扫盲夜校，你可以到夜校去读书识字，还能学习时事和政治。你这么年轻，不能待在家里。日本人垮台了，多少工作需要有人做。走出家门，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迎接新中国。”

许英莲兴奋起来：“杨书记，我能跟你们一起工作，这是真的？”

杨清风说：“是真的，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扫盲班去。”

许英莲到扫盲班去认字，许顺来两口子也愿意，因为他们觉得亏欠了闺女。

许英莲是个读书的材料，来扫盲班的学员大都也是年轻的妇女。讲台上的那位小先生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他也是从山东来到东北的，他叫郭扬，参军前读过中学。他教给大家“上下来去，前后左右，爹妈亲人，兄弟姐妹，马牛羊，鸡鸭鹅……”。她一学就会，而且会写，一笔一画，她很有天分，写出的字间架结构真漂亮。郭扬教师对这个上课认真听讲、用心学习的许英莲印象很好。她不但学习用心，放学以后，她总是主动留下来，帮助打扫整理教室。郭扬要在班里选一个班长，他心里想让许英莲当选，有几个年龄大的女学员却想让那个白大娘们当班长。那个白大娘们上课时也喜欢叼着烟卷，郭扬对这种女人没有好印象。白大娘们身上沾染了太多旧时代的恶习，让她当班长，会给扫盲班带来不好的风气。为什么会有人选白大娘们？因为这个人生了一张臭嘴，她要恶心起人来，什么谎言都能编造出来。很多人并不是佩服她，而是害怕她。你想想，一个连脸皮都不要了的女人，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郭扬让大伙无记名投票选班长，因为许英莲热爱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也一直是班里最好的，她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大多数的同学把票投给了许英莲，许英莲也顺理成章地当选了班长。第一项工作，许英莲做了一块值日牌，把学员们编成了值日小组，每天轮流打扫卫生。金河城里每个大院，都有值日牌，每家每户的